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55 ·

文學類

唐詩研究

唐代詩學

唐詩概論

胡雲翼著

楊啟高編著

蘇雪林著

上海書店

蘇雪林著

唐
詩
概
論

目錄

第一章	唐詩隆盛之原因	一
第二章	唐詩變遷之概況	一一
第三章	初唐四傑	二一
第四章	沈宋與律詩	二七
第五章	初唐幾個白話詩人	三二
第六章	開天文學之先驅	三六
第七章	開天間詩人與樂府新詞	四二
第八章	戰爭和邊塞作品	四九
第九章	隱逸風氣和自然的歌唱	五八
第十章	浪漫文學主力作家李白	六八

第十一章	寫實主義開山大師杜甫	八一
第十二章	大曆間的詩人	九五
第十三章	險怪派領袖詩人韓愈	一〇七
第十四章	韓派詩人	一二七
第十五章	功利派首倡者白居易	一二五
第十六章	白派詩人	一三七
第十七章	唯美文學啓示者李賀	一四五
第十八章	詩謎專家李商隱	一五六
第十九章	李商隱同時詩人	一六六
第二十章	唐末詩壇	一七三

唐詩概論

第一章 唐詩隆盛之原因

唐朝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作家之多，作品之富，都表現一種驚人的統計。論作家則中國文學史上的天才詩人半產生於這時代，他們製造無數風格。與派別，初唐則有王楊盧駱之美麗，上官儀之婉媚，沈宋之新聲，陳子昂之古風。開元天寶間有李白之飄逸，杜甫之沈鬱，孟浩然之清雅，王維之恬靜，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俊偉，高適岑參之悲壯，李欣常建之超凡。大曆貞元中則有韋應物之雅澹，劉長卿之閑曠，錢起之清曠，皇甫冉兄弟之沖秀，元和之際，則有韓愈之雄奇，李賀之奧麗，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寒瘦。開成而後則有杜牧之豪邁，溫庭筠之綺靡，李商隱之隱僻。由晚唐至於唐末詩人尙復輩出，各極其才力之所至卓然成家，絕不致有蹈襲剽竊，拾人餘唾之弊，真有天地閒氣偏

鍾此時之概。

論作品則宋計有功撰唐詩紀事八十一卷，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明高棅編唐詩品彙九十卷，所錄凡六百二十家，詩五千七百餘首，又搜補作家六十一人，詩九百餘首爲拾遺十卷。清聖祖於康熙四十四年，以明胡震亨唐音統籤爲藍本，發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命詞臣參互校勘，蒐搜遺缺，爲全唐詩一部，所錄二千三百餘家，九百卷，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其不爲以上諸家所錄而至湮沒不彰者，尙不可勝計。詩的形式至唐亦大備：四、五、六、七言，及長短句皆有試作。五古肇自漢，六朝大盛，唐人沿襲舊製而變其風格，別爲唐之五言。七古萌芽宋齊，至唐而正式成立。律詩亦起六朝，但體製未純，沈佺期宋之問出而基礎始奠。排律亦於此時成功。五七絕爲唐代樂府，亦於開元天寶間臻於全盛。至其綜錯離合，千變萬化，更非片言可盡其妙。總而言之，我們知道自唐以後歷五代、兩宋、元、明清凡千餘年，詩歌形式無能出唐之範圍，那就够了。

唐詩之所以呈空前發達狀況者，歷來都歸功於科舉。嚴羽說「或謂唐詩之所以勝我朝（宋）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這話很可代表歷代普通意見，然而並非完全

可信。唐書選舉志最初選舉科目多至十餘，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名目，所試以經爲重，亦常試賦。其後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試亦僅用策，漸加箴，銘，論，表，等雜文，漸進而用賦；至開元七年才正式以詩取士，而且大詩人如李白，杜甫進士榜上都沒他們名字。楊慎說「胡子厚與予論詩曰：『人有恆言，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明）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予深服其言。」（升庵詩話）科舉於唐詩既無甚幫助，則唐詩發達原因何在呢？照著者意見以爲有以下幾端：

（一）學術思潮之壯闊 唐爲儒道佛三教並盛的時代。儒教自魏晉之後，漸形不振，隋文統一天下，儒教乃有久蟄思啓之意。北史儒林傳謂文帝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於東都之下。隋末王通隱居教授，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唐之功臣房玄齡，杜如晦皆出其門下。唐太宗爲秦王時銳意經籍，以房杜等十八人爲學士，開文學館相與討論經義，每至夜分而後罷。高祖，武德二

年（六一九）詔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學，四時致祭。太宗封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詔以左邱明卜子夏至杜元凱范寧二十一人配享宣尼廟。又詔令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一百七十卷，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依此本。太學學舍至一千二百區，學子之多可想而知。

至於道教則幾乎爲唐的國教，也可說是皇家的正教。蓋唐本姓李，高祖武德三年信晉州人吉義之說，以老子爲祖，立廟致祭。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追尊老子爲玄元皇帝。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制兩京諸州各置廟。天寶二年（七四三）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帝親注道德經，命士庶家藏一部。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玄真人，列子爲冲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所著書都爲真經，而以道德經爲羣經之首。又設立崇玄館，學生習上列真經以應貢舉。時常召見隱修道士，恩禮備至。貴族公主文人學士出家修道成爲風氣，甚至帝王亦在宮受道籙，爲道門弟子。燒丹鍊汞之術亦大盛。帝王餌金丹而崩者有太宗，憲宗（因服丹多躁怒爲宦官所弑），武宗，宣宗等。公主諸王服藥致死者前後約達百數。文人如盧照鄰、李欣、李白、儲光羲、白居易、陸龜蒙均與丹

藥發生過關係。道教之自然主義於浪漫文學有極大影響，如李白神仙諸作固顯明的爲道教思想之驕兒，即王維孟浩然之歌唱自然作品和唯美文學家李商隱關於女道士各詩也受道教發達之賜。我們若說一句大膽的話，謂唐代文化大半帶道家色彩也不爲過。

佛教自東漢輸入中國，到了南北朝而大爲活動。唐貞觀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十餘年歷一百二十八國，歸時齋經典六百五十餘部與弟子從事翻譯。太宗親製三藏聖教序以寵之。高宗時義淨三藏也航海赴印度求經，經三十餘國二十五年得經四百餘部而歸。憲宗親迎佛骨以祈福應。文宗時天下寺院多至四萬餘，僧尼七十餘萬人。雖中間有武宗之一番排斥，而宣宗時解禁，勢力又逐漸恢復。至晚唐時儒教勢力完全爲道佛二教壓倒。當時佛教共有十三宗，實際上則律，論，淨土，禪，天台，華嚴，法相，真言八宗比較重要。

除此三大教之外，尚有祆教，摩尼教，景教，回教雖傳入中國時代之先後不同，而建寺僧受法律保障則始於唐代。

戰國時百家爭鳴，所以學術之進步，有一日千里之觀。唐代匯各種宗教於一處，洄漩盪激，激起

思想界壯闊的波瀾，文學受他影響，自不待論。

(二) 政治社會背景之絢爛 唐自太宗講究文治，任用賢臣，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位二十三年而天下大治。唐書太宗本紀說貞觀四年全國大稔，米價甚賤，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終歲僅斷死囚二十九人，幾於刑措。玄宗即位之初，亦復勵精圖治，詩人杜甫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舊唐書亦說開元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價斛不盈百。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恃寸刃。社會有這一百多年的穩定，文化自然容易發展。

而且唐代對外武功之盛，也爲秦漢以來所未有。唐初四十年的用兵，滅突厥，摧吐蕃，服吐谷渾，龜茲，波斯，招徠新羅，日本，擊滅百濟，高麗，都改易名王，設都護以監之。又征天竺，俘其王，與大食國通商。南洋諸國像現在的交趾、東埔塞、暹羅、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爭先稱藩入貢。綜計唐聲威所被東至日本海，北達西比利亞，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極印度洋，爲空前東亞的大帝國。

那時夷狄外邦，不但屈於中國的武力，而且慕我文化，甘心歸順，或以仕於朝中，或以附爲婚姻。

爲榮。歷史上可豔稱的故事不壹而足，今且述其一二則以概其餘。像貞觀八年高祖置酒未央宮，命突厥頡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因說「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三數年間，混一區宇，……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爲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稟聖算。」高祖大悅，羣臣皆呼萬歲，極夜方能。（見舊唐書高祖本紀）太宗賦詩有「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纒」（幸武功慶善宮）「百蠻奉遐賁，萬國朝未央，……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正日臨朝）及「九夷簪瑤席，五狄列瓊筵」（春日玄武門宴羣臣）等句。當時四夷賓服，八荒懷柔的盛況，可以想見一二。吐蕃王棄臣弄讚羨突厥吐谷渾皆尙唐公主，遣使多齎金寶求婚，太宗因其道遠不許。弄讚疑鄰國離間，至於大動干戈，又興師內犯，太宗討平他之後，始妻以文成公主。弄讚大喜，執子壻禮於護送使臣江夏王道宗，慕中國衣服儀從之美，自服純綺爲華風，以見公主。且以先世未有與帝女結婚的，特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公主惡其國人以赭塗面之俗，便下令禁止，公主好佛，卽廣築佛寺，令國人悉皈依佛教。（見唐書吐蕃傳）又新羅、百濟、高昌、吐蕃均派遣子弟入國子監

受詩書升講筵者八千餘人。復由中國敦請儒者至其國典章奏。日本屢遣僧徒學生來唐留學，日本之有文化實自唐代始。

這時唐成秦漢以後最大帝國，又爲亞洲文化的代表，民族活動力既極其強大，則創造的意識當然也極其覺醒。而且交通便利，中外文化易於溝通，從前沒有見過的人物，沒有認識的東西，沒有經歷的境地現在也都一一領略到，人民眼界之廣，心胸之闊，智識之富，思想之超越深邃，均超軼任何時代。法國魯易十四時國勢鼎盛，爲歐洲盟主，國內文化也突飛躍進，西洋史家目之爲『大世紀』。唐代在那時也可說是『大世紀』，所以一切音樂，繪畫，雕刻，建築都有非常的進步，談到文學，則數百年相傳的舊調子，自束縛他們不住了。

(三)文學格調創造之努力 胡適說『一切文學都從民間來』這真是文學史一條黃金定律。民間文學無非是些樂府歌謠之類。中國文學史上文人擬民間樂府曾有幾次光榮的成就。第一次是建安時代，因此而有五言詩時代出現。第二次便是盛唐了。至於六朝人士擬子歌等小歌尙不足計算。胡適又說『建安時期的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府的舊

曲改作新詞，開元天寶時期主要事業也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用活的語言，同新的意境，創造樂府新詞」（白話文學史二六一頁）唐人對於這種文學工作，似已有一種自覺的意識，所以極力推重建安。陳子昂與東方虬脩竹篇序「……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又說「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李白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又說「蓬萊文章建安骨」元稹杜工部墓誌「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其他推崇建安之語尙多，他們建安時代的偉大，正是他們認識自己時代的偉大。

唐人創作樂府可分爲兩方面。一方面爲帝王之提倡，唐太宗雖馬上得天下而頗富於文學天才，所作不脫齊梁餘習，而氣象宏偉，自足表示開國皇帝的氣象。他的媳婦武后也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君主，嘗命上官婉兒衡量人才。又常在紫宮七寶帳與諸文臣分韻賦詩。今所傳宋之間「明月夜珠」雖屬律詩而實作以應新翻御製曲之選，也可說是樂府之一種。以後此種風氣愈爲發達，唐書李適傳「景龍中凡天子宴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圍辟，癸夏

宴蒲桃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屠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明皇解音律，常使詞臣造爲樂府新詞，李白清平調，明皇曾觀譜之入玉笛。王昌齡、王之渙、崔顥、李頎都精於新樂府。公主貴人亦喜此道，有獻新樂府者可以得官。

一方面則爲詩人自己的制作，這也可分爲兩面，一爲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李白爲代表；一爲用古樂府的精神來創造新樂府，杜甫、白居易等爲代表。李白雖沿用樂府古題而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其實就算創作。他的長短歌行體裁與自作樂府也相似，但並沒有自命爲樂府而已。天寶大亂後文學由浪漫一變而爲寫實，覺得沿用樂府古題實嫌拘束，故自我作古，另創題目，杜甫的『三別』三吏便是這類文學的代表。惟亦未自以新樂府自命。至李紳、元稹、白居易方正式提出『新樂府』三字。

制作樂府原不算什麼稀罕，然而唐人能清楚認識文學自然的趨勢，用民歌活的言語，活的境界來寫新文藝，使詩歌內容充實，形額翻出無數花樣，豈非值得敘述的一件事。

第二章 唐詩變遷之概況

歷來唐詩的分期法各有不同。嚴羽滄浪詩話「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詩則聲聞辟支果也」。他雖未標明中唐，但以大曆爲另一個時代則彰彰明甚。又將唐詩劃爲五體，一，唐初體，二，盛唐體，三，大曆體，四，元和體，五，晚唐體。則又像由三分法而爲五分法了。

明高棅編唐詩品彙承嚴羽遺意，將唐詩分爲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九格而以「初」「盛」「中」「晚」四個階段括之，見於他的唐詩品彙序。他這分法不但得明清以來大部份人的擁護，現在論唐詩者還不敢出他的範圍。惟後人雖用初盛中晚的名目，而年代比高氏略有更動，今括普通意見爲表如下：

初唐 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約九十餘年。

盛唐 由開元天寶至代宗大曆初約五十餘年。

中唐 由大曆初至文宗太和九年約七十餘年。

晚唐 文宗開成初至昭宗天祐三年約八十餘年。

高氏將柳宗元、韓愈、元稹、白居易、李賀、盧仝、孟郊、賈島歸入晚唐，後人則歸之於中唐，這又是不同的點。

近來胡適著白話文學史，其分期法又獨出心裁。他以初唐爲白話詩時期，舉王梵志王績爲代表，即四傑的作品也說有白話的傾向。盛唐分爲兩個時期，天寶大亂前爲浪漫文學時代，大亂後直到中唐的韓孟元白爲寫實文學時代。至於晚唐則白話文學史卷中尙未出版，不知作何說法。

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卷中，則將全部唐詩分爲李白杜甫兩大時代。初唐至天寶前的詩歌一概歸入李白時代，天寶後至晚唐一概歸入杜甫時代。

平心論之，前人初盛中晚的分法，窒礙牽強之處固多，而近人以一個大作家代表千變萬化的宗派，也嫌武斷。現在我除不信初唐爲白話詩時代外，浪漫寫實則採用胡適的話又參以個人自己

的意見，將有唐一代詩歌分爲五個時期：

第一期 繼承齊梁古典作風的時期。

第二期 浪漫文學隆盛的時期。

第三期 寫實文學誕生的時期。

第四期 唯美文學發達的時期。

第五期 唐詩的衰頹的時期。

第一期自唐初至於開元初，約九十年。王績，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九齡都是本期重要人物。

談文學史者每喜以歷朝朝代劃分文學的時代，好像朝代一換，文學便立刻改變色彩似的。其實，我承認政治社會的大變動能够影響文學，至於朝代的長短國號的更換，則和文學沒有多大關係。有時候朝廷上換了幾姓皇帝，而文學潮流進行如故。有時候文學已改變方向，而政局依然未動。像宋初的九僧沿襲賈島的寒儉幽僻；楊億，劉筠等學李商隱，號西昆體，經過四十年之久，至梅堯臣